

# 張獻忠屠蜀記

下冊

## 任乃強啓事

本書上冊出版時，爲排除發行障礙起見，曾經呈請軍管會文教委員會審核備案。因解放西川諸先生多已知余之思想行動，以可能核准相慰，故預印核准發行等字樣，俾奉批後立可出售。嗣奉杜主委面諭：出版處尙未審查小說，不能給批，但此書可以發行。當會通知印刷廠塗改封而發售。因製圖忙迫，未暇料理此事。致有已印就之部分流行市面。茲特聲明：該項呈文實未奉批。希已得此書上冊者，將書名前一行小字塗抹，以符事實爲荷。

一月三十日啓

# 張獻忠實錄下集

(即屠蜀記)共二冊

定價人民幣一萬二千元

編著者

任

乃

強

發行者

任

乃

強

代印者

中

流

印

刷

廠

成都陝西街六十一號

經售者

任

乃

強

成都藩署街三十六號

盧

君

諦

成都橫過街樓七十二號

中

流

印

刷

廠

至

誠

書

局

成都走馬街

本有著作  
翻印必究

第三十一回

黎州司羣賢倡議  
爭子嶺副將立功

看官記得：崇禎十七年六月，蜀府審理劉道貞，料定成都必破。游說蜀王南幸建昌，未果。乃因內江慶符二王赴國之便，率領家小，隨同出城。出城後，二王各赴本國，道貞回到邛州居住。獻忠破成都後，上南道胡恆，率峨眉土兵，來駐邛州，與知州徐孔徒商議拒賊。道貞以鄉紳屢參謀。曾設計將獻忠前鋒張參將攻殺。迨李定國大軍前來，州人紛欲降賊。峨眉土兵譁變，胡恆奔赴雅州。道貞與兒子睽度商議道：「胡公忠義有餘，權略不足。值此離亂時期，不能斥財撫士，延納賢俊。猶守承平舊規，引繩執墨，苛責下吏。我已早知其必敗。今又隻身遁入雅州。王州牧原係陝人，素來與他不合，必然縛他降賊。我輩不可與他同行。宜輕裝馳馬，由小路奔回黎州，聯合土司衛所之兵，依憑險阻，保境觀變。別尋機會來接家小。」商議既定，遂將老妻王氏，兒媳馮氏，與老弱家口，安置到西山莊園中去，分囑客戶照料。自與睽度及健僕數人，乘馬由洪雅花溪小路奔向黎州。行至炒米關，恰逢范文光一行人馬，亦正奔向黎州。相見大喜。問范文光何緣至此。

范文光道：「我由工部主事改了南京兵部員外郎，念當天下方亂，年事已老，尙戀此閒職何用？遂即告老回到內江原籍。原想超然物外，混過此生。不料獻逆陷了重慶，兵至內江。我本想與內江王倡義拒賊。無如百姓不願，紛請迎降。乃與內江王分道逃走。我逃至富順，賊兵已陷瀘州，來攻富順。富順人民亦洶洶欲降。富順王尙在成都，只其子鎮國將軍朱平櫟在此看守皇莊。相邀我一同奔向成都。方至榮縣，已聞賊兵圍困成都，乃向嘉定逃走。未幾聞成都被陷，嘉定亦有賊兵前來。乃保鎮國將軍逃向邊裔。念黎州南建昌，有五衛諸所土兵可用，必可激以忠義，其輔

朱明。不料自峨眉以來，一路艱險，雪嶺冰槽，危崖瘴谷，叢箐饑虎，幾度威逼，險將老命送掉。墨仙兄向在蜀府供職。何緣亦至此地受苦？」

道貞將來由說了一番，長嘆道：「今國家破亡，賊勢方猖。腹地已無堅城勁旅可用。晚生生長于黎雅之間，明曉此間地理民情。豈要支持殘局，只此一地可走。大度河掌印千戶沈雲龍、與富莊士千戶李華宇、皆與晚生有些瓜葛，素懷忠義。此去必得其助。正苦尙無朱明嫡裔與京府大員可奉以資號召。今得老先生與鎮國將軍，可謂有天助也。」時文光資斧已盡。道貞便分與金銀購辦，一路同向黎州行來。

這黎州地方，雖然縱橫不過二百里，漢夷共才萬餘家。却有天度河環繞西南兩面，蜿蜒五百里間，水險灘急，只三四處可渡，仍多覆舟滅頂之事。河外便是吐蕃烏蠻世界。幾千年來，西南邊防，都恃此河爲固。故歷代皆建重鎮於此，以衛巴蜀。他的東北兩面，又有雪山綿亘，直連河岸，重關疊險，以與巴蜀隔絕。中間流沙河谷，土地腴美，氣候溫和，稻粱菽麥蔬果竹木，養生送死之具，凡中國之所產者莫不有之。實爲西南奧區，世人稱爲小天府。巴蜀與西南諸夷之間，商賈往來，必須經過此地。在流沙河中游最寬平處，建有市場，俗稱漢人街。那便是漢代的沈黎郡，唐宋的黎州。元代於此置漢源縣，管漢人。另設黎州土司管土著。明初招降土司，授安撫使職，改建土署於漢人街西南之大田壩。廢漢源縣，改設黎州衛，移內地軍戶於此，屯田興墾，內護漢民，外備蕃夷。軍官軍士，皆世襲食餉，隨時訓練。其後降衛指揮爲太渡河守禦千戶府。其下設有百戶，千夫長、百夫長等數員，分駐飛越關、炒米關、清溪關、白石關、富莊、富林等地。那黎州安撫司所轄土夷，分爲上七枝下七枝十四部。上七枝住漢源街以上，歷與漢民混居，概已能通漢語，有漢姓。由姜黃李柰蔡包張七姓頭人分轄。下七枝分住沿大渡河岸諸寨，尙少具漢姓者。土司馬京，現年一十六歲。其弟馬亭，僅十五歲，分駐松坪，料理下七寨土務。因二人年幼，

歸隊由通把白翠鸞指導辦理。上七枝嶺人李華宇，感佩多力，精通武藝。舊曾受調率兵，從官軍征討奢崇明，屢立戰功，獎結世襲土千戶職。現覺老在富莊小衙，其權位足與土司相當。甚得上七枝人民敬重。

劉道貞、范文光、朱平權等行抵漢源街，甚受章印千戶沈雲龍敬重，款待殊優。道貞說以起義拒賊。雲龍道：「此乃臣子之義，自當遵從。只此衛所之兵，從農歲久，已乏戰鬥巧力。非得土司與李華宇協力不可。」道貞遂赴富莊，去說李華宇。華宇時已八十餘齡，尚能舉五十斤大刀，馬上盤舞。他與道貞曾有感誼。往時率兵入蜀，亦曾與道貞訂交相好。素服道貞多智善謀，比爲劉伯溫先生。今見其遠道前來，說出一篇進退有據的大道理，自然心悅誠服，願率上七枝土兵相從。於是同到大田，來見土司。

其時王國臣已派譯人苗甲，持獻忠所鑄金印，來到大田游說馬京。馬京年幼，見金印燦爛，不能無動。正恐李華宇等不從，派白翠鸞前去徵詢意見。道逢華宇與道貞同來。馬上所談，全是忠義大節。翠鸞有些尷尬，乃改日向華宇道：「賊人正以金印來司招降，土司未有主觀，派我前來問計。我等同室臣子，自然不願降賊。但得千戶爺齊心。我必力勸土司，起義出兵，以報朝廷數百年恩遇。道貞聞之，便催華宇速赴大田。道貞見面便說馬京道：「流寇竄擾十七年，從未守得一地。他們隨意剽掠，來去無常，所以稱爲流寇。獻忠去年曾據武昌稱王，封拜官吏。未三個月，便將湖廣棄了，來擾四川。現雖暫據成都，難保他不棄蜀回陝。大明天下遼闊，兵馬強盛。不久必能恢復四川。安撫世受國恩。當此時局陷危際，自宜出兵討賊，爭取功名。他日時局復寧，論功行賞，不失公侯爵位。若還爲賊所欺，受其僞印。他日大明光復，將何以容身乎。」李華宇道：「劉先生智計無雙，世稱伯溫再世。老臣與之計議已熟。必須起兵拒賊。進可立蓋世之功。退亦能保境自固。安可以一州土馬，無故屈膝於流賊乎。」白翠鸞亦從旁贊說。馬京遂將苗甲召來

將金印向地擲去道：「此物不能買我一州兵馬。」隨命將苗甲與其隨來之人一并綁縛下牢。使同李白劉三人到漢源街來，謁見鎮國將軍與范文光。見文光鬚髮已白，氣象雍容，不覺起敬道：「老大人如此高年，尙爲皇明效忠，跋踳來此，下司年幼，敢不率土效命，聽候鞭策。」文光笑指李華宇道：「若論忠義大節，原無分乎長幼。說到年齡，李老將軍便長我多了。」相與大笑。於是議決起義討賊，殺了苗甲與其從人祭旗。以李華宇統率上七枝人馬，白翠寬統率下七枝人馬，沈雲龍統率漢兵。即日檢練軍馬器械，準備出師。

李華宇道：「我等皆是戰將，只能馬上砍殺，不解調度韜略。聞宿將曹勳，自成都逃出，隱居泗坪。我等何不迎之前來，主持戰略。」道貞聞曹勳尙在，大喜過望，忙問：「守城之軍，概被賊忠殺於南門江上。他如何能逃到這裏？」

華宇道：「說來可笑，他在成都力戰一日夜。城破之時，疲困已極，因而被擒。與許多戰士被關在一黑屋裏，過了一夜。雖然飢渴，精神却已還原。次日，每賊軍一人，押解戰俘二人，到方順橋外砍殺。他被押在後。因沿江上下殺人倒地如麻，已無駐足處，故那個陝西兵，押他倆向西岸頭走。他倆垂頭喪氣，躑躅前行，口內埋怨臨死尙且如此磋磨。那兵罵道：『老子要磋磨你個狗。』用刀背驅打於他。走到已經無人之處，方才解褲出恭。命他倆先行跪地，待出恭後方來收拾。二人跪地，待他正出恭時，悄議道：『你我以背相近，互解綁繩，或可逃死。』遂漸漸移近，互解綁繩。那賊望見，大加喝禁。他倆那裏肯聽。看看束縛將開，那賊已驚魂握刀前來。二人起立欲逃。只見刀光一閃，那一人慘叫倒地。曹參將於百忙中，太喝一聲，一脚向那賊踢去。賊人應聲倒地，怪叫不已。曹參將已將縛繩掙斷，上前一步，奪過刀來，結果那賊，挾刀而逃。已有賊兵數人應聲追來，曹參將跳過一個土坎，握刀相待。將追來數人殺死。連夜逃走。時雙流縣避難人民，紛紛在道。他得混於其中，奔入蘆山地界。住舉人程鳳翔家，調養傷病。傷病未愈，又聞賊軍略

地至虛。他與程舉人避地榮經之泗坪山中養傷。現傷病已愈。我曾前往探視一次。他亦激揚忠義，志在恢復。其人大難不死，實爲福德勇將，此天留以助我等成功者也。」衆人聞說，無不大笑稱慶。便派人前往泗坪迎他。

正當黎州合境忙碌之際，忽報大渡河外有數千軍馬壓地而來，正在富林搶渡，旗上書有「討賊」、「勤王」等字。馬京大驚，慮有機變。劉道貞道：「此必胡道臺調到建南衛所之軍也。」忙命準備酒席。自與沈雲龍親到富林迎迓。相見果然。

原來上南道胡恆在邛州時，派其幕賓汪光翰前往建昌徵調五衛之兵。五衛見是建昌道印，不敢不行。便有建昌衛指揮周雙橋、營將李倬、越嶲衛指揮王自明、海棠堡指揮丁應選、寧越營守備楊起泰、各屬所部，共有二千餘人，隨同光翰前來。渡過富林，與道貞等相見，聞得黎州亦已起兵，無不大喜。因漢源街地狹，將人馬暫留富林。光翰與諸將到漢源街來，參謁朱平欄與范文光，始知胡恆已被執。建南路將便有退回之意。劉道貞又復下了一番說詞，始將諸將折服，議決與黎州合軍，奉曹勳爲總指揮，北上討賊。

不數日，曹勳與程鳳翔亦到。衆將見他英氣勃勃，厚重穩練，聞其臨死奮勇，奪刀殺賊事，無不敬佩，願受約束。曹勳與衆商議道：「黎州地狹，不堪久住大軍。宜取榮經雅州爲光復根據地，外連高驛泰、楊之明、與董樸韓胡之衆，同取邛州，阻新津渡以禦賊。則進攻退守，皆有餘裕。否則阻青衣江以固黎雅建昌，亦較枯守黎州爲利。」衆皆贊同。於是與血爲盟。共推朱平欄爲盟主，稱蜀王。拜曹勳爲副總兵，統諸將。范文光爲監軍道。劉道貞爲兵部職方司主事。程鳳翔爲監紀官。諸將各以原銜領兵，俟立功進爵。布署已定，大纛出師。進攻榮經。賊官聞風逃走。高驛泰亦派人前來聯絡。遂以榮經爲根本大營。悉銳進攻雅州。雅州紳衿傅元修、傅元覽、張士麟、唐默、鍾之瑗、胡大生、洪其儒、洪其仁等，紛起鄉兵響應義師。軍聲大振。

那時艾能奇正分其軍爲兩枝：一枝由郭尙義率領，圍攻楊之明於總岡山。一枝由汪萬象率領，攻高驛泰於飛仙關。自己同邛州駐節，籌濟糧餉，策應諸方。忽得塘報：邛州圍急。乃率領兵方夜又上營來到邛州，與曹勳大戰於龍鶴山下。左夜叉乃是艾營一員驍將，使用一盤三尖叉，面說醜惡，故有此綽號。他與能奇欺義兵是烏合之衆，輕身銳進，直薄曹助營下。勳聞艾能奇親到，遂奔披甲上馬，前來會他。能奇罵道：「你這蠻子，在成都被擒，成了漏網之魚。不知潛匿深淵，苟延歲月。却還敢興波作浪，再投網羅。」勳亦罵道：「我憎恨你這出賣祖宗的張姓家奴，特來擒你。」二人交馬鬥力，不相上下。能奇不服，定要力勝他。着着進攻，忘了後路未繼。被李華字丁應選二人殺來夾攻。將方夜叉斬首，能奇困在陁心。幸王國臣在城上望見能奇銳進，慮其有失，檄汪萬象鬆了飛仙關攻勢，自宋村渡河，來接應能奇。始將能奇救出，狼狽回城。義軍追殺，直薄城下。四鄉民軍盡起，將賊游勇與樵採之人殺戮罄盡。

到底艾能奇久經戰事，一敗之後，頗知謹慎。布置城守得當，使曹軍攻他不破。一面檄馮雙禮，王復臣等自嘉定眉州分兵前來助戰。馮王兩軍既到，艾上城關得義軍弱點，開門反攻。義軍大敗。義軍究竟是烏合之衆。勝則爭前趨利，敗則擁擠逃生。這龍鶴川地險路窄，那能容得多人擁擠。次而自相蹂躪，死者甚衆。曹勳見勢不佳，乃與李華字督率本標人馬，好立高處，讓潰勇退去。待賊追來，衝下截擊。在鹿子驛打了個小小勝戰，方將追軍截斷，救了許多潰勇，安全回到榮縣。道員見義軍潰敗回城，甚爲紛亂。料定榮縣難守，乃與衆將商議：凡黎南來勇，一齊退守小關山。雅榮義民，帶傷者隨軍上山。無傷者仍回鄉里耕田，聯絡鄉鄰，探報賊情，供應糧食，爲王師外應。如爲賊軍所覺，被其追捕，再行逃來。以免山中糧食匱乏。布置已畢，便于當夜移營小關山。

艾能奇命王復臣進佔榮縣後，追逐義軍至小關山下。見得山勢巍峨，仰不見頂，因道路不熟，退

回榮經城來，出榜招募嚮導。招了月餘，并無一人前來應募。因此久未進攻。按下這南路兵馬，且將西路朱化龍事補述。

如說孫可望受調赴綿州時，將川西軍事付與張化龍料理。化龍由江油一路殺入龍安府。佔領平武、石泉、江油三縣。龍州長官司王瑤、龍溪土知事薛兆選皆迎降。化龍命經兵王運行，以薛兆選爲嚮導，進攻松潘衛。

道松潘，乃江水最上游，漢蕃交界最大一座城池。地勢高寒，不產稻糧，每年只可種麥一次。其南沿江一棧，由茂州直出灌縣，爲漢人住地。此外全是蕃夷，張幕而居，遷逐水草，放牧牲畜，別是一重天地。因此城以外，數千里草地蕃夷，皆在此與漢商市易，故歷代皆以此爲邊徼重鎮。明代稱爲松潘衛，常駐同知一員，通判一員，副將一員，指揮僉事一員，分管兵民市易之事。嘉靖時，急時徵調土兵，可得二四千人。此次獻忠軍到，小河營首當其衝，千戶黎架立一面急報松潘，一面召土兵守隘。

松潘同知詹天顏，乃福建龍巖縣人，以貢生選職，由教官、知縣、積功至此。其人赤面長髯，容色莊嚴，凜然可畏。平時忠義自矢，廉勤自持。故雖在偏微作官，亦能敦俗隆化，漢夷兵民無不畏服。此時接報，急得副將朱化龍、通判萬文相、僉事蔡肱明、商討禦賊。化龍初有難色道：「本鎮名爲見兵五百，除差遞、雜役、與轉輸者外，戰兵不過百人。今聞賊軍招撫降人，安置皆頗得當。我等議降，尚可保全地方。若言拒賊，勢如以卵擊石。我等死不足惜，只恐累了人民。」天顏正色道：「我等受職而來，爲了何事。若因兵力不足，輒言降賊。則此城爲空設，我輩爲贅員矣。今如漢蕃并力，利用地理之長，以禦賊軍，未必不勝。縱或敗亡，所作塞上雄鬼，豈大明忠魂。將世代名將，何乃出此巽懦之言耶。」化龍受此一激，奮起精神，率兵不能破賊，只怕天

官不能轉餉相助耳。大人既有此志，化龍願效前驅。」遂商由蔡肱明先率本城見兵赴三舍驛，助黎架守禦。自己親赴各土，徵選精騎，來羊子嶺應援。天顏、文相、苦口曉諭市民，出錢出力，輸運軍前，鼓勵士氣。

那面王運行率兵一千人，各攜十日糧食，原想一氣取得松潘，發散金印，招降各土司。不料行過水晶堡後，山路漸狹，地勢漸陡，天氣漸寒。初冬時節，在此負糧行進，氣喘非常。胸腹出汗，汽觸鬚眉，便復爲冰，軍士人人怨嗟，勉強而行。經過小戰十餘次，迭奪險塞，始克行抵三舍驛。黎架已率土兵退到羊子嶺下，與蔡肱明犄角爲營。

這羊子嶺，乃是雪欄關側最高一座關隘。南望雪寶頂，積雪萬丈，晶瑩耀目。嶺上雖然不常積雪，氣候却甚寒冽。嶺之兩側，有水分流，一至龍安，一入松潘河內。近嶺之部，地勢較爲平闊，草黃石碧，並無半根樹木，與草地牧場景色相似。王運行率兵來到此地，始覺天地開闊，心中是喜。無奈天氣寒酷，也是一愁。乃鼓勵士兵，奮勇敵取煖。便向黎蔡兩營撲來。兩營奮勇抵敵，漸有不支之勢。朱化龍立馬嶺上望見，乃將旗招展，山後蕃騎八百餘，各騎高頭大馬，奇異裝束，呵呵連聲，從嶺上橫衝下來，有如遊龍出水，渴蛟奔河，直撲賊軍。運行之兵望見，大驚奪魄。這樣地勢，乃蕃騎得意之所，縱橫馳殺，如入無人之境。賊軍則氣喘吁吁，呼吸困難。加以馬不如人，進退悞觸，被殺不計其數。王運行戰死於此。餘衆大潰奔逃。詹天顏在雪欄關督餉，亦隨著騎上嶺觀戰。見此大勝，便要與化龍直取龍安。化龍道：「蕃騎在曠野爲長，入峽谷爲短。軍鋒不可屢用。姑且以此褫奪賊膽，使其不敢再來窺伺。我等回城犒軍，另檢士馬，再圖恢復龍安可也。」乃高聲得勝鼓回城。厚獎蕃騎，遣歸本部。

注曰：歷史小說與他種小說不同處，在於人、地、時、事、皆當確有根據。編排組織，必求合於當時實際情形。不容苟就鋪敘之便，有所歪曲。能四面俱真，而復組織成趣，不使閱者

# 原 书 缺 页

原 书 缺 页

奔向欽州。到達欽州時，府縣各官皆已降賊。展乃從南廣渡江，紮營於欽州南岸，派人入城，招府縣官反正。其時李定國已回成都，獻忠陞嘉定州府，以總兵任元祐爲府尹，鎮守其地。別命狄三品以水軍巡弋沿江州縣，亦過健爲，下宜溪，將至欽府。府縣官不敢反正。展乃都勒兩營士兵，渡江擊賊。方至渡口，已望見賊船蔽江而來。這些改編後的潰卒，原多貪生怕死之徒，見此情形，多已棄械反奔，不受號令。展無奈，收集殘部，向永寧方面竄走。於是欽南與沿江各縣皆爲獻忠所得。

還敘瀘兩州。長江之南，原是苗蠻舊地，山巒高險，嚴管繁複，明代雖已改流設縣，仍是漢夷混居，林深箐密之地。天啓年間，永寧土司奢崇明父子據此作亂，外連貴州水西鎮雄安氏土夷，至崇禎初年乃平。改設永寧衛，因在瀘州之南，亦稱瀘衛。仍轄九姓太平兩土千戶。置兵戍守。此帶民風強勇，嚮慕忠義，名將張令、侯良柱、皆此地人民。故楊展自慶符、興文一路奔向永寧。欲以忠義號召，徐圖規復。無奈賊兵苦追不捨。展對姚李二營土兵言道：「我等自新津避賊，奔走千里，賊仍追我不捨。若不拒戰，雖盡天涯海角，亦將無容身之地。此處乃九姓長官司地，連山九十里，皆是叢管。我等伏兵箐中，待賊入箐時，突起大譟以逐之。彼退出箐，我又潛伏。如此數次，彼必轉回賊營，增調大兵搜山。我等方得安全至瀘衛也。」於是分別散伏而去。果然賊兵疑懼不敢入箐而返。展遂全軍得至永寧。

永寧衛指揮宋瑤，於獻忠破瀘州時即已納款。直至此時，尙無賊官入境。因此尙未向紳民宣揚從賊之事。聞楊參將率兵而來，心中甚懼。乃召集軍民言道：「楊展從賊中來，恐有襲取本衛之意。本衛有新舊二城，可由紳民迎他到舊城駐紮。我暫病不見，待將新城守衛布署停妥，再去見他。」紳民遵從，迎展入舊城居住。及聞楊展千里奔走，號召族類各情，不覺肅然起敬。退出城來，馳報宋瑤。保證永寧皆忠義之士，促其前往會晤。見展尙未知其降賊，乃率領從人，前

來謁展。茶點以過，談及成都被陷情形。展便對瑤伸述忠義大節，邀其合兵出江，規復敘瀘。宋瑤要將楊展調開，對他言道：「瑤亦欲整練軍馬，出取瀘州。無如地小兵弱，外無應援，尙難行此大事。近聞督師王老大人駐節遵義，總督樊大人與總兵王祥皆在彼處。巡撫馬大人，亦與曾參將收復重慶，聯爲一氣。瑤因本職原是守土之官，不敢前往請兵。幸將軍來此，可以宛達此意。竊欲資送將軍去到遵義，協商進兵。明敕所到，瑤謹當率士以赴。」

楊展聞重臣督師已至，心中大喜，便欲將部衆寄食永寧，單騎前赴遵義。宋瑤道：「此間與遵義交界，地名赤水河。水道暢通瀘州，地方甚爲殷富，尙無官軍駐紮。若爲將來出兵之便，將軍似宜進駐彼處。距遵義既近，他日欲攻瀘州，將軍由赤水出合江，末將由永寧出納谿，可收左右夾擊之效。」楊展深以爲然，便率本部進向赤水。駐紮已定，將營務屬由兒子瑤新照料，自向遵義叩謁王督師而去。

看官。這王督師不是別人，卽是張獻忠破重慶時，因報捐百萬而被殺的那富紳王應熙的哥哥應熊。他的性格與行事，很可作晚明時期四川一般科甲人物的代表。值得敘述一番。他的母親生他之前，夢有黑熊撲進帳來。家族中人都說他是飛熊投胎。故名應熊，字非熊。生來便品貌不凡，聰慧傑出。長大性情倔強。讀書甚爲努力。博學多能，成了萬歷四十一年進士。魏忠賢當政時期，朝野趨炎附勢，奔走若狂，他獨守冷官，不與其黨往來。崇禎登極後，說他清介多才，諸習掌故，擢任禮部侍郎，已是正三品官了。那時朝臣分爲兩派：一派是從前反對魏忠賢的正人君子，講的是直言極諫，匡正帝德，處處予皇帝以難堪。一派是持寵固位的好好先生，他們不逢君之惡，亦不匡君之過，唯唯否否，按部就班辦事。這兩派人勢同冰炭，互結黨援，彼此攻訐。鬧得崇禎皇帝心煩頭痛。崇禎乃是剛愎自用之人，雖知勵精圖治非得正人君子相助不可，倒底憎恨他們生硬固執，不似另一派的軟美可喜。同時又恨另一派人的罷軟無能，嘗將他們比着未加鋼的鈍刀，

不似另一派人物鋒利得用。在此矛盾情形之下，便有善於迎合上意的孤立派產生。他們也鋒利，也甜軟。不與任何一派聯合，而敢於攻訐任何一派。但只一點，絕不議論天子半言，遇事先意承志，契合上意。以此固寵，不畏任何人攻訐。應熊與楊嗣昌，便是這孤立派的代表人物。崇禎六年，廷推宰相，兩派大臣各阿所好，推出幾個人來。并無人想到應熊。崇禎帝說：「你們朋黨爲私，皆非忠臣。朕看禮部侍郎王應熊，不偏不黨，以才華自立，真可拜相。」乃特旨進爲禮部尚書，兼東閣大學士。舉朝大驚。前後首輔周延儒，溫體仁，因他獨得帝眷，深與相結，狼狽爲奸。朝臣每上章彈劾應熊，崇禎帝說：「你們欺他孤立，多方排陷。朕要用一人專一，盡其所長，不能聽任他人排擠。」攻應熊者，無不受斥。直到鳳陽皇陵陷賊，糾彈淮撫宋一鶴者，并攻應熊。此數與縱家人洩漏內庭機密等罪。這才將他罷相，命乘傳回籍養病。另用楊嗣昌作了首輔。嗣昌敗死後，周延儒溫體仁仍是崇禎倚任之人。這可見崇禎的好尚了。後二人亦得罪罷去，崇禎便於十六年三月，召應熊入京，將以首輔畀之。因他平時忤人太多，怨家聞其再召，多方攻訐以阻之。崇禎亦不能無動。十一月，應熊抵京陛見。崇禎竟未果用，賜金帶一條，命其還鄉養老。這亦是當朝大大的一件笑話。其時孫傳庭兵敗陝洛，天下事已不可爲。應熊亦落得告退，攜兒子延鵬，買舟還蜀。船過淮安，已聞北京被圍。速行至瓜州，改換長江大船，向武昌進發。到了九江，已聞崇禎殉國，淮撫馬士英迎立福王世子由崧於南京，立爲監國。而張獻忠傾巢入蜀，正攻重慶。遂留居鄉人呂大器營中，未再前進。

呂大器字儼若，遂寧縣人，崇禎元年進士。亦是性情剛躁之人。負有文武全才，而傲慢任情，與應熊相似。他做甘肅巡撫，甚有戰功。崇禎十五年，陞保定總督。平山東賊李青山之亂後，調江西湖廣應天安慶總督，討張獻忠。他與張其仕之軍，在江西苦戰半年，收復城池不少。惟與左良玉不睦。雙方軍士，守望相防，如臨大敵。福王於五月十五日稱帝，封左良玉爲寧南侯，徵大器

為兵部侍郎。另以袁繼成代任總督。并召應熊至南京。時南京大臣品德位望無出應熊之上者。而馬士英方引用魏忠賢遺黨阮大鍼。畏應熊。畀以外任。

先是，蜀中告急，南京以武陵楊鶴為兵部侍郎，總督貴州湖廣廣西軍務，謀以黔桂援湘蜀。楊嗣昌之叔父。袁家之後，素手無兵，又羣年智結，久久無所展施。及是，士英乃請命以應熊為兵部尚書兼交洲關大學士銜，總督雲南貴州四川湖廣四省軍務，賜尚方劍，專辦蜀賊。

應熊於八月二十八日受命。看這頭銜，亦與當年的楊嗣昌相似。只是手下并無一兵。只帶了許多空劄，幾糧可以隨地招募義勇，聯絡諸將，假敕命封拜而已。幸呂大器拜託袁繼成，在兵部中撥了兩百親兵，一部餉銀，與幾員幕客隨行，藉壯聲勢。其時張獻忠已將湖廣之軍全調入蜀，封閉夔門，以防左良玉之軍。全川惟遵義一府，由參將王祥保守，未曾附賊。應熊乃自湖湘入黔，轉達遵義。

遵義原是川黔兩省間播州土司之地。萬歷年間，土司楊應龍作亂，經四川出軍剿平，改置遵義府，領一州四縣。北有真山關，南有烏江關，皆當川黔要道。中間海龍囤，號稱天險。此外重關四塞，要隘繁多。出入此境，甚非容易。參將王祥，前在川北與播黃流寇作戰，以勇略著聞。現屆中年，勇銳不如曾英，而老成持重，保境息民，願受一方愛戴。賊既復重慶之時，曾英與劉麟畏來邀他出募，他以未審賊情為難。只出與懷德王基江，不肯進兵重慶。及聞馬乾曾英皆已建立奇功，自己未免有些慚愧。其時蜀中播紳之家，避賊來依者甚多。文官有樊一衡，劉麟長，萬年策，鄭逢元，劉泌，張一甲，武將有侯天錫，賈聯登，馬應誤，余朝宗，楊繼棟，高明佐，職存志，莫宗文，張登貴，謝朝宣，王啓等。但皆無軍馬。唯僅家將故卒數十人相隨。或備隻身就食。亦多散居各縣，苟且偷生，無意恢復，不似重慶那樣緊張興奮。王應熊到遵後，文武官紳，皆來通謁。問應熊帶尚方劍專辦蜀賊，方如大夢初醒，紛言恢復。

。吳王趙雲不嚴懲辦人。福見忠自己縣，大遷居舊人，其無出吳情刺之意，人皆欲報。別是武廟場面，應見樊一衛亦在此地，大驚道：「吾輩兄，已拜兩州總督，何以未聞其勝香？銷聲匿跡，肥運在此？」一衛墜馬不知所謂，從容言道：「晚生罷職家居四年，未聞朝命，不識老前輩何來此意。」

那樊一衛字君帶，宜賓縣人，萬曆四十七年進士，較應廉遲了兩屆，故自稱晚輩。昔他祖崇禎朝，與逢黨呂太器皆文才武兼資的專職大員。由榆林兵備參議，遷監軍副使，至關南分巡道，進按察使，監左光先張應昌軍。與副將馬科賀人龍等屢敗流寇於漢中諸處。崇禎五年，黃繼右復都御史，代鄭崇儉為寧夏巡撫。其後因小過被劾罷歸。與同邑在籍進士尹仲安道行等結社講佛，建修佛道禪院，詩酒談禪，藉以娛老。晉王應熊適亦在巴縣原籍，雖不喜談禪，却常以單舸走便，致送詩詞相唱酬。崇禎十六年，應熊受召入京，陛見時，崇禎問蜀中人物，應熊首言一衛可慰宗廟，立飭兵部查缺，拜一衛兵部右侍郎，總督川陝軍務。其時李自成已據西安，張獻忠已據湖廣，朝命未能入川，一衛竟無所聞。本年獻忠據蜀，遣兵南收敘州，一衛避尹仲道行同人表等避賊。二人道：「我等已起八十餘歲，生死何值趨避？」遂下筆力，偕族人乘舟，宜留有用之身，為國效力。一衛遂與親族健勇者，避來遊義，居桐梓縣界戚家。及聞應熊來此，肩輿往謁，悉食有川陝總督之命，不勝嘆息。應熊將此情形報入南京，南京重由北都舊命，拜一衛為川陝總督，與應熊協力恢剿。時人撫高皇帝，年將三氣之時，遷葬劉壘，長壽二關之兵，一萬二千。崇禎二十一年，又有南京御史米壽圖大反對起用阮大鐵，疏劾馬士英，因出英奏福王遣一衛四川巡撫陳士奇已在重慶殉節，龍文光必須留守川北。成都無大員掌兵，可改巡按劉之渤為巡撫。米壽圖疏劾老臣，老臣不怒，請陞調他任四川巡按文以彰直臣，晉陞明老臣公忠之心。一福王自熱河下，其實此時的四月，正殺得一片通經，讀戰龍去動任。道正是姦臣排漢異己的妙機。壽圖七月受命，至此已是十月，不敢上道。今始開全川尚靖邊義一坤淨土，王樊二督皆駐於此，遂與新任督糧道俞思恂，